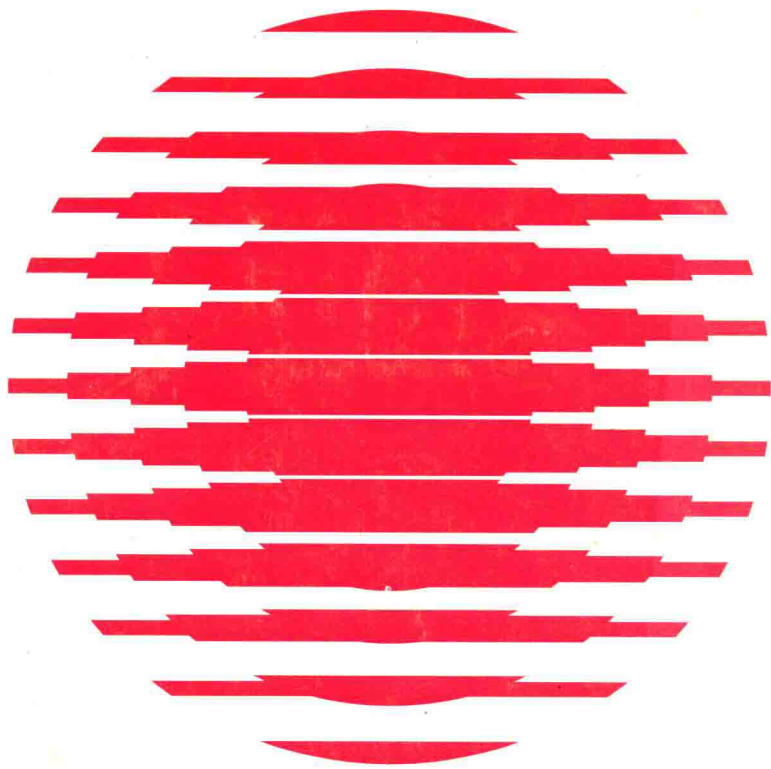


YAOJIANG

余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2000
春夏卷



姚江

姚江

2000年 · 春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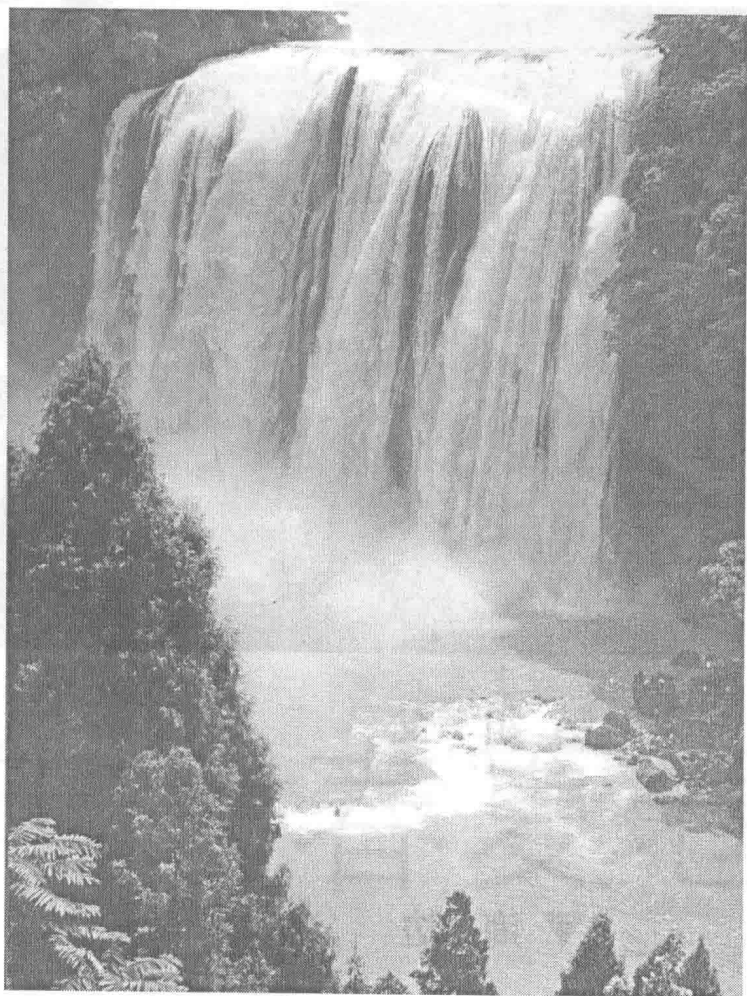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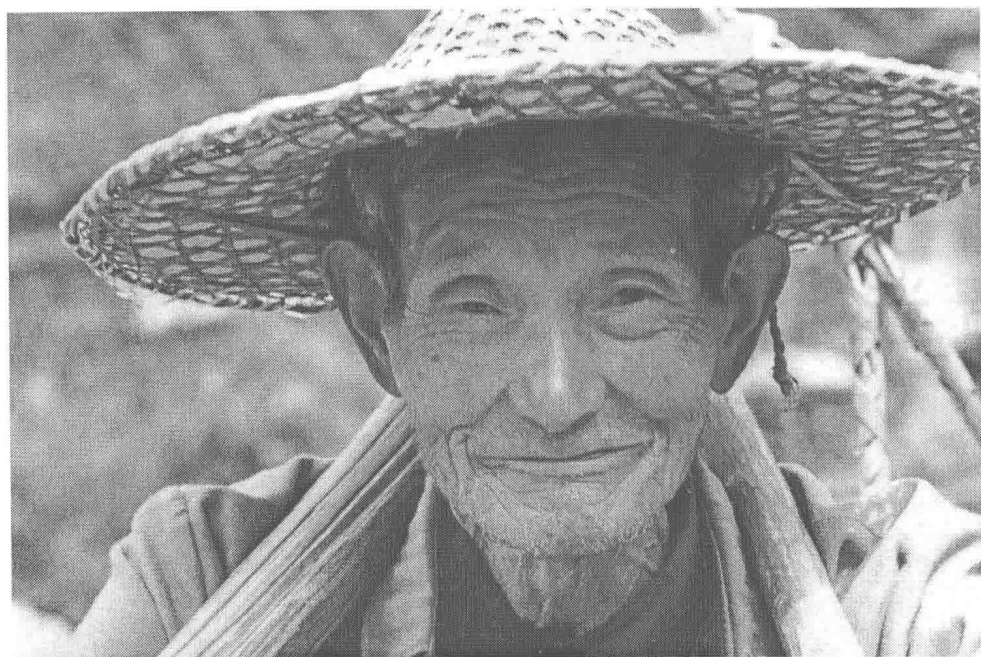
YAOJIANG

谢志先摄影 作品选

► 黄果树瀑布

▼ 避风港





谢志先摄影作品选

▲ 祖 父

▼ 海 边



世纪写作

04

梦乡奇境/谢志强

25

三生花草/赵柏田

短篇小说

69

谜 /姚来江

79

日记/邵 荣

83

冰冻的咖啡/徐 勤

88

黑夜中的少年/吴文君

人文随笔

43

创新精神：河姆渡文化的本质内涵/陈忠来

50

品读余姚 /徐渭明

现代汉诗

57

微小的细节/天 天

66

虚设的场景/袁晓钢

65

守望山村/方其军

物质生活

91

写给杲杲/颜文祥

95

姚江边上的吟唱/朱旭虹

100

逝者如斯/史洁舛

102

乡梦不曾休/王永江

106

霜儿/田 苏

电视散文

110

四明揽胜/周百荣 鲍文华

封面设计

李学强

姚江

2000年 · 春夏卷

YAOJIANG

姚江

目录

卷夏春 · 第0002号

姚江杂志 2000年 春夏卷 总第 22 期

名誉顾问 楼适夷 余秋雨 顾问 杨颖 陈忠来 李燕昌 姚业鑫

主 编 沈守良 执行副主编 赵柏田

编 委 沈守良 张放鸣 赵柏田 徐盼儿 谢志强

发稿编辑 赵柏田 封面设计 李学强

世纪写作

04

梦乡奇境/谢志强

25

三生花草/赵柏田

短篇小说

69

谜 /姚来江

79

日记/邵 荣

83

冰冻的咖啡/徐 勤

88

黑夜中的少年/吴文君

人文随笔

43

创新精神：河姆渡文化的本质内涵/陈忠来

50

品读余姚 /徐渭明

现代汉诗

57

微小的细节/天 天

66

虚设的场景/袁晓钢

65

守望山村/方其军

物质生活

91

写给杲杲/颜文祥

95

姚江边上的吟唱/朱旭虹

100

逝者如斯/史洁龄

102

乡梦不曾休/王永江

106

霜儿/田 苏

电视散文

110

四明揽胜/周百荣 鲍文华

封面设计

梦乡奇境

□ 谢志强

长 篇 节 选

关于长篇小说《梦乡奇境》的 创作笔记

现在，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了。我曾光顾过古遗址，那里的一座坟，一个残片，放在未成或已成现在阅读的历史书籍里，我想，所谓的历史，其实由无数的残片组成，而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历学家，著述的典籍，无非将那无数的残片用各自的方式黏合起来，便构成了所谓的历史。而残片曾存在的那个真实的整体却是一个谜底。我们仅仅是力争或试图接近那个谜底的整体。所以，剩下的仅仅是真实的残片。小说就是试图揭示探寻“自我”碎片可能的整体，碎片自身可能折射出外界的光影，因为，碎片并非独立的存在。

《梦乡奇境》由108个残片组成，表象看，它们各自独立成篇，而且，人称、年龄、职业、场景并非遵循常规的递增、顺时而变化。我只不过按照我的真实的原则排列了它们。我的视角里，它们安排在应有的位置。我能够感受到它们这样排列构成了我（或者已不仅仅是我）的个人隐秘的精神历史。不过，阅读并不需要严格地按这样的顺序，完全可以凭着兴趣选择任何一景开始，甚至，可以当着108张扑克牌重新洗一遍。

母亲曾数度说起过我未出生前她的一个梦，她梦见一篮芋艿，她说我要最大的那个，别有虫眼。于是我出生了。她津津乐道地重复谈着，似乎是我的生命的预兆，又好象我是一个得意的梦。我的过去的个人历史，几乎伴随着梦境，每个夜晚梦都不约自来，我至今还能记起儿时若干个有趣的梦，我渐渐地喜爱了

梦，我惊喜梦的残片能跨越自行衔接，若干年前的一个梦，又由最近的续接了，而且天衣无缝。梦给予我许多启示。我以为梦也是一种现实，而且，更大时空来讲，现实的经历，不也是另一种梦境吗？品味、记载梦境（几乎可以说是现实）是我的乐趣。我仅将一生亲历的梦选择出108个典型，组辑成这本书。读者自会填补其中的踊跃和空隙。

没有一只鸟有意识地计划未来的巢和蛋。长篇小说《梦乡奇境》的萌生，并非有意识。我仅仅是凭兴趣制作一张张小说的“卡片”，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我察觉它们几乎可以向一副牌努力。它们自作主张地繁殖着，无始无终，无前无后。渐渐地，我感觉到了“巢和蛋”的雏形，无疑是个可观的工程，我欣喜它竟有一部长篇的规模。

我一直犹犹豫豫，反反复复设想着串联它们的方式。它们犹如散乱的珠子，需要一根线穿起它们。我采用了已经习惯的微型小说的方式操作长体的章节，换句话说，每一章可独立成篇，但融在整部书上，又是其中的一个章节。这类似扑克牌。因此，阅读不必讲究顺序，随意抽出一个章节阅读亦可。而梦幻式的故事，一直是我感兴趣的小说资源。其中，人称、角色各有不同，不过常做梦的人们不是遇过类似的境况，梦里，你也许是一头牛、一条鱼……它只不过通过不同的具象（每一个物都是另一个“我”）写一个人。

峡谷口座落着铁力克煤矿。我和执友杨东、杨奇伟穿过煤矿巨大的车磅，沿着峡谷左侧山脚起起伏伏、蜿蜒蜿蜒的小径前往峡谷深处的温泉。卡朴斯浪河夹在峡谷之中。我们携带了两支闪着蓝茵茵光的双筒猎枪，三只猎狗在我们前后迫不及待地欢奔，甚至脱离岩石的小径窜上半山腰，在隔道山梁的小径弯头当中站等着。似乎它们已嗅着青羊的气味。

我们打算在温泉洗个澡，再上山猎青羊。杨东和杨奇伟边走边聊，好像谈着关于这条河的神话，很投入。我随我那条猎狗绕过两道山岗，远远地将他们甩在后头。我已经失却了等待的耐性。我想，索性提前一步，在温泉池里多浸泡一会儿。

温泉很荒凉，就在河的两边。远远地能看见蒸腾着热气，而四沿是绿茵茵的青草。初春，峡谷的山头还戴着雪帽，而且没有丝毫绿意，那环绕着温泉的绿色的花环就特别醒目了，绿草外围却是斑斑驳驳的残雪。于是，我望见了泉池中的一个裸体，只是热气朦胧，看不大清晰。再近，我一愣，是一个姑娘的胴体，我一直忘不掉那惊愕的眼神。她没料到出现我这么个不速之客。她惊叫一声，羞得欲躲避，显然她不能站起，衣物在离泉池二、三米外的一块岩石上呢。

我呆呆地伫立着，猎狗也驻了足，却没有吠，它见了陌生人立刻反映的是狂吠，可它似乎着迷了一样僵持着身体，甚至蹲着屁股观望起来，等待着我的发令。

水雾里，那姑娘确实很美，可她俯下身，忽然用手拼命地撩着泉池的水，似乎泼洒我的视线，诅咒着说：“你有本事你看吧，我叫你看个够，真主会惩罚你！”

我愣过神来，我害怕别人诅咒我。我跑，我想，我凭直感是截住他俩不要过来，我顾不得捡不知怎地滑离我手的猎枪。

我像百米赛跑那样，猎狗落在我身后狂吠

着，似乎一只猛兽接近了它，或是它追踪的是我。它莫名其妙地狂吠着，我甚至能够听见它的嘴和鼻构成的一种低沉而凶狠的声音，又交织高声狂吠之中。渐渐地，我察觉了其中的奥秘——风撩拨着我的头发，时不时地遮住我的眼，我用手去拂头发，我的手触摸着头顶硬硬的东西，那是一对生长的犄角，进而，我的嘴随着喘吁也相应地突起，它在我的视角前边了，而往常绝对需要嘬一嘬嘴才能看见。接着，我摔了个嘴啃泥，支撑起身子，我的两手不再离地，而是变成了前腿，手掌生出了蹄子模样的硬壳，手臂迅速地长出淡青色的毛。仅仅剩下我的灵魂的惶惑。

我听见我那猎狗的狂吠已在贴身后了，我本能地跳跃起来，我是说我如同我曾见过的青羊奔逃的姿势。我确实无疑地成了青羊。杨东、杨奇伟一道的那两只猎狗也闻声冲过来，很兴奋、凶猛的样子迎着我。两边是峭崖，中间一道咆哮的河，小径前后追堵着三只猎犬。我惊慌失措，竟旋风一般在原地打起转了，像一只用鞭狠抽了的陀螺。

我那只猎犬一下扑在我的背部，我瘫倒了，另两只猎犬赶到，一涌而上，锋利的牙齿撕咬着我的皮毛。片刻之间，杨东、杨奇伟赶到。杨奇伟端着枪。我看见那黑暗深邃的枪口。我喊不出。

他俩兴致勃勃地朝温泉那边呼喊我的姓名，说：“快来，我们猎了一只大青羊。”

我挣扎着，突然腾起，逃向峭崖的一个裂口，于是，我听到了一声枪响，震撼得整个峡谷一片乱乱的散弹的回音，似乎无数支枪冲着我开火。

起初，我听见牛“哞”的一声悠长的叫，我以为这个城市哪里的广播正在播放一个关于农村故事的广播剧，那是我在农场里习以为常

的同类的话语。我在街道拐角驻足，竖起我的耳朵。这回，我听得真切。那是实在的活牛的叫声。我像久别重逢一帮朋友或亲眷，忍不住“哞”地叫了一声，仿佛压抑已久了，我的叫声粗犷而昂扬。

附近正悠闲走着的市民惊愕地盯着我，其中有好奇的一位走近我，说，要是不看你，单是听叫声，以为你真是一头牛呢。

我说是吗？我知道失态了。我看出他并没有把我当作牛，我稍稍放了心。这个城市里，你会唱支曲、哼个调，不稀奇，可是，你能来个驴叫牛哞，绝对能赢得众多的喝彩和倾慕。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的本行，我只不过模仿人类——我已经完全跟城市人那样说话、行动。一举一动，绝对看不出我是一头牛了。但我心里有数，我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物种，我仅仅是外表归结在他们的范畴。我暗自得意他们竟分辨不出。

那个人缠住我，鼓励我再来一声。我想我还是见好就收。我摆起架子来（我认为牛从来不摆架子），我说我还有事呢。

我开始寻找牛哞的源处。我琢磨着城里人怎么对牛来了兴趣。城里不需要耕地，城里有运载车辆，这些远比我们牛来得便捷，城里没有牛干的活儿。而且，牛可能随地大小便，城市管理规则里还没有专门的处罚条款。难道城市人听腻了人唱车鸣，又返朴归真听我们牛哞吗？

这时，我看见一辆卡车。车厢围着高高的栅栏，里边挤了一群牛，站得横横纵纵不甚整齐。渐渐地，我看出它们像我头一次进城那样，东张张、西望望，一副新奇的傻劲。它们像是旅游观光团团员，眼神轻松、自傲。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们过来。

它们发现了我。我想，牛和牛，不管怎么改变外形，骨子里的东西，相互一眼就能看穿。显然，它们正在议论我。我知道它们蔑视我了。装得人模人样呢，又怎样？我听见了。

我想，我确实不怎样。

车缓缓地驶向城东。我脑子里嗡了一声，我知道城东有一片肉类加工厂，规模很大，我曾在那里打过工，当初，我不知道建了房子派什么用场，我只想农场的牛棚也没那么宽阔。

我挥手叫起来，我喊你们不能去那边，它们却笑了。我意识到它们听不懂我的话，我改用牛哞，惹得它们都纷纷哞开了。那是学着我的牛语，完全是起哄、反嘲。

如果它们知道我的过去，它们就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忠告了。当初，我是从一辆开往屠宰场的装满牛的车厢里跳出来的。半道上，我不敢返回农场，而我当时长着十足的牛模牛样。我羡慕城里人。我躺在野地的草丛中藏了数日，做了一个个美梦和恶梦。一天早晨，我醒来，在一片水洼饮水，我惊喜地发现水中的倒影——一个人形，于是，我进了城。

我长久没有接触过同类，我以为身躯里的牛性已慢慢地退化，可我一见着车厢里的它们，我又来了牛劲儿。不过，令我伤心是的，它们非但不理我的茬，还戏嘲我。我认出它们中间相当一部分，我在农场那会儿，它们还是小辈儿呢。它们乘的那辆车慢慢地拐弯，我憋足了牛劲，长长地哞了一声，很有点不顾一切的味道。

我的叫声深沉、豪壮、引来了附近市民的鼓掌。我为未能获得理解而沮丧。我想我的表情一定令人莫名其妙。我确实相当投入。人们却像看一场精彩的演出一样喝起彩了，甚至有人说，能叫到这个份上，真是个人才。

起初，我孤单单地垂钓。不知怎地，我听到周围纷踏的脚步，我发觉整个池塘四沿已经围满了人。我说轻点儿，鱼吓跑了。

无数竿承载着欲望的钓竿在空中优美地晃动，那铅粒带动的钓钩抛向池水，溅起一朵朵

花似的涟漪。鱼漂频频下蹲，却牵出一根根失望的亮丝丝的线。光咬钓钩，不上钩，狡猾的鱼。

池塘周围弥漫着不满的情绪，好像上了我的当。我讥笑：又不是我唤你们来的呐。

水混浊，不可能没有鱼，混浊的水显示出池塘里容纳的鱼可观的数量，何况，久旱了，池水迅速地浅下去，池水里还冒起一串串气泡，可以想象气泡发源那鱼的体重了。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上钩了。我一甩钓竿，竟甩不动，钓竿立即形成了一张弯弓，水底那家伙显然很有劲道，一股不肯屈服的力量，钓线哧溜溜往下坠，我立不稳了。我喊开了。

众人闻声赶来支援，招呼我稳住劲儿。他们纷纷抛撒出钓线。不知谁找来了个撒网，一片云似地罩过去，就去拉网绳，那样子仿佛跟有实力的对手拔河，都摆出向后倾倒的姿势。

大鱼！我继续扯手里的钓竿。很快，水里渐渐浮现一团偌大的乌黑。最先露出水面的是两个犄角，我惊了一跳。鱼长了犄角，可从未听说过。随即，一个牛头呼啦一声破出水面，粗粗地喘气。

大家惊喊：那是村里遗失了的水牛，有半年了。水牛整个网着了。拖上岸。它身体圆古隆冬了，像泡胀了。它挣扎着，晃头，踢脚，扫尾，那网经不住折腾，眼见着撕开了。

抬来一根杠子，压在脖子上，两头各有几个壮汉踩着，而且，粗绳子五花大绑了它的四肢，它卧在地上直喘气，那气喷起地上的浮尘，冒烟一样升起。

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这头牛属于村里，要卖了它，而且，要卖个好价钱。我提议：不能当平平常常的牛肉出售。

穷怕了，不能失去这个天赐良机。我突发奇想，说我来写篇稿子造舆论。

稿子当天刊出，市里的晚报，头版，还配了照片。说是一头神奇的牛。

斩了牛首，剥皮剔肉，留出一个空壳。悬挂在临时弄的神牛肉铺的门眉上，我们趁机放风声，说它是神牛头，吉祥之物，而且，其肉延年益寿，却邪除病。

我们本身都不敢去尝那肉，可肉决不含糊，肉丝细腻白净，不像通常的牛肉那样红不拉叽。神牛肉铺顾客盈门。我们开通了订购热线，送货上门。市内的几个饭店，立即抓住商机，推出神牛肉这道菜，据说顿时生意红火。

顾客反映，牛肉的味道似同鱼肉。我们当场割给他们看，而且推出一项免费品尝，现割现炒。顾客当即认可了牛肉的正宗。不过，我暗自奇怪，那牛似乎在长。本来，照这样的销售，三天里绝对告罄，可是，牛肉始终保持着那样的数量，不增也不减。

一周后，顾客纷纷投诉，起因是食了牛肉头上长出了小小的犄角，女性还可以遮掩一时，而男性，特别是推了光头的追星族，头顶那两个小巧的犄角显而易见了，可能心烦，他们还做出了暴力举动，用犄牛去顶撞走过的市民，造成扰乱。

市域范围，恐怕没有遗漏地都食用了神牛肉铺出售的牛肉了，市民普遍都生出了犄角，当然包括我们，我们终于耐不住牛肉的诱惑，都分了些。

都长着犄角，就见怪不怪了，似乎天生就该长那两个玩艺儿。而那些不曾食用牛肉的谨慎角色——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持怀疑、观望、等待的态度，起初还幸灾乐祸，但是，犄角已成本市市民的标志，相当于户口、身份证一类，大约交际活动中已出现了诸多不便，他们也不得不开始食用牛肉。个别顽固的便采取迁移的方式，远走他乡。

我们这个近郊的村庄很快富裕起来，神牛肉铺店面扩大。确实，神牛肉不负众望，符合市民口味，他们已吃上了瘾，下一步，我们打算引进小包装生产线，生产方便神牛肉——走向更大的市场。

不隐瞒地说，吃了神牛肉确实增强了体力，随之而来的是市民的性格有了粗鲁的牛劲。不是说“寻找男子汉”吗？而那犄角已多见不怪了。

他

一直张着耳朵捕捉着户外可能出现的脚步声。他订购了一只全鸭——小镇一片烤鸭店最新推出的产品。他不喜欢坐着店内的餐桌承受无数目光的盯视，其实，都各自享用着，只是他的一个错觉，可那样的话，他便无法聚精会神地对付水晶鸭，他甚至想象着一条一条地劈撕水晶鸭又慢慢细嚼的乐趣。不过，大庭广众之中，他不得不顾忌别人，那份自卑感使得他难以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享受，何况，他已温了一小钢精壶的“加饭酒”。

他分明听到叩门声，而且他的姓名被一个男声唤着。他欣喜地起身，念着总算来了。送货的穿着白净的褂子，戴着奇大的白帽。他自报家门，付了钱，接过水晶鸭。对方撤回了托盘。他想着对方托着盘子穿过繁闹的集市的情景，好像在河流里游泳那样。水晶鸭严严实实地包裹着透明的薄膜，薄膜内壁蒙着层淡淡的水气，那水晶鸭就朦朦胧胧了，却又隔不绝水晶鸭诱人的色泽。烤制得那么精致完美，淡褐色，决不焦黄，闪着油亮。他禁不住咽了口唾沫。

他礼节性道了谢，注意力已全部投入了水晶鸭。果然，揭开薄膜，他赞叹简直名符其实的水晶鸭，微微有透明，那不是肉的质地。他一度专研过雕塑，都是石膏、青铜、木头的材料，却绝对雕塑不出这种效果。他细细观察过，找不住扼杀的刀痕。他将它摆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一尊石膏少年雕像，他立即说：牧鸭儿童。只是，两者比例失衡，少年若是骑在鸭背上，那鸭便似牛一般大。

他取来了酒壶，拆开了一包炒花生，坐着

喝起来，他没有伤害水晶鸭，他不忍，而且，他一度有过的强烈的享食欲望已经转移到眼睛了，——他的目光饥饿地凝视着水晶鸭，大概它经不住他这么关注，甚至动了动，他仿佛听得“呶呶”地欢叫，似乎期待他喂食。他笑了。举着酒壶去碰碰它的扁嘴，逗它。他再拎酒壶，里边已经空了。

开着灯，他顺势倒在床上睡了。起先，他听见鸡鸣，接着是鸭叫，好像窝了一夜，拍扇着翅膀排除一夜的拘束。他睁开眼，阳光涌进一屋，有点辉煌。难道一夜没关门？拥了数只鸡在啄食着他昨晚过酒的花生残壳，却不满地催他舍施食物。他眼一亮。水晶鸭一晃晃地在它们背后。他一挥手，鸡发现了陌生的他，纷纷惊慌地夺门而逃。

他迅速生出一个念头，赶紧关门。可是，他翻身下床的姿势吓得水晶鸭频频摇晃着可爱的身体抢先出了半掩的门。牧鸭儿童无动于衷地立在床头柜上，保持着永恒的调皮模样。好像这一切都是牧鸭童的恶作剧。

屋后是水田。水晶鸭立即在初春平静的水面打开了一个水纹的折扇。他沿着田埂奔跑。他担心水晶鸭再游过去便是连片的水田，水田再远是一条河。水晶鸭不紧不慢，似乎始终跟他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他一急，索性跳入水田，水仅漫到脚踝，但是烂泥却制约着他的两脚想快也快不起来，他费劲地拔着泥中的脚。水晶鸭调了个头。折返镇里的方向了。

他想它一旦登上陆地，就不是他的对手了。水晶鸭似乎摸准了他的心情，悠然地在水田徘徊。他忽然被一阵鸭群的喧哗弄慌了。他看见一个少年赶着一群麻鸭，像是启了闸门涌出的一股潮水一般，鸭群纷纷欢快地跃入水田。他想起了床头柜的牧鸭少年，竟长大了一样，差别在于现在这个少年手里挥着一根竹竿，竿顶端系着一条红布带子。

他喊不要往这边赶。他担心水晶鸭流入鸭群就难办了。可是，水晶鸭却迎上前，好像阔

别了久违的朋友。他走近少年，指着鸭群中时隐时显的水晶鸭，说：那只鸭是我的，一早跑出来了。少年并不把他话当一回事，说这群鸭这两天就进烤箱了。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困惑地想：这个少年怎么那么像我雕塑的那个石膏像？两个到底哪个是真家伙呢。这想法浮云似地飘他的脑海。而鸭群已渐渐远去。他呆呆地伫立着，想着水晶鸭店主竟能变魔术般地将这普通的麻鸭烤制成美妙的水晶鸭，可他几乎已被镇里的居民遗忘了。他灰心丧气地拖着泥脚板回到屋子。他发现床头柜上的石膏雕塑像失踪了，或者说，像水晶鸭那样逃循了。室内光线阻沉下来，弥漫着鸡鸭的臭气。他打算去跟烤鸭店老板交涉，——那只水晶鸭就在那个鸭群里，一认就认得出。

老一辈垦荒者田间地头编闲传，我不止一回听过关于雪人的轶事，虽然他们的说法各异，且又是零碎片断，不过，我的印象里，渐渐建立起雪人的形象。他们都称他雪人，从来不提他的真名实姓。我曾经追问过，试图抛出一个根底，可述说者不屑地瞥我一眼，或者索性不予理睬，似乎道出雪人的姓名便泄露了天机。

我相信当年垦荒确实存在过一位雪人，而且还是其中的一员。农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犹如一颗绿色的宝石。父亲在一次全家吃晚餐的当儿，大概喝了两盅酒，打开了话匣子，竟说起雪人，父亲说雪人是 he 班里一名战士。

我趁机问：他叫什么？

父亲在我面前拔拉拔拉筷子，仿佛反感我打断了他的兴致。

饭后，我走出门。连队家属大院在朦胧的星空之下，像一口锅。沙漠刮来冷嗖嗖的风，

卷着地上的落叶灰溜溜地拥来拥去，像中了埋伏无处可逃的敌兵，很盲目。

雪人，穿着汗衫，淋了冷水浴，统体润红，而且散发着热气。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似乎雪人已开始起跑，隐隐约约我看见一个人，朝着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奔跑。

我清楚，那是我的错觉。可是，那反反复复耳闻的传说，构成的臆像，我已经相信了雪人的存在，何况，他曾是我父亲的战友（雪人的历史应在屯垦戍边期间，当时，农场这片绿洲还是戈壁荒漠呢），好像他穿越时空，仍在赶路。

雪人在连队熄灯之后（父亲说：当时，连队还吹熄灯号），他摸索着走出地窝子，可能做些我们田径比赛前的准备动作，随后，开始奔跑，就是说，离开了连队驻地。

父亲为此没少挨过连长“刮胡子”（批评）。最初，全连紧急集合，分数路搜寻雪人的踪迹。可是，谁能想象出雪人奔跑的方向呢。甚至过后，父亲还开了班务会议，帮助过雪人。都认为雪人想逃回老家（连队里，除了连长，几乎都是光棍一条，自然认为雪人娶老婆心切了）。

雪人埋头不吭一声。他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角色。后来，渐渐习惯了雪人夜游的行为，甚至相互约定，不能惊动他。梦游者一惊醒可能吓死。

我固执地认为雪人不可能梦游，他的足迹已越出农场，深入到了沙漠。风很快消除了沙漠中他的足迹，可是，农场的范围内，由于每夜的奔走，已经留下一条小径。那条小径跟羊群、野兔的足迹交岔着。父亲曾经沿着他的足迹一直走到沙漠和农场的结合部，却一直没能破译出雪人行动的秘密。父亲说：他每天晚上，都跑同一条路，那是 he 开辟的路。

我倒是笃信老一辈垦荒者的传说。雪人一点儿也不耽误，一直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可是，他永远也接近不了太阳。沙漠的太阳初升

很辉煌。我受了雪人传说的感染，利用整个早晨观察过大漠日出的壮观景象，那简直象一轮巨型火轮，在脱离地平线的一刹那，还有点熔液粘连，却猛地一腾，升起来了，沙漠，绿洲，顿时普遍获得了生命的艳红。

这一刹那间，雪人像融化了一样消失了，他又回到了启程的地方。而夜幕降临，他又开始奔跑。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又无可奈何地迅速地回来。这样，出发，返回，夜晚，白天，他给终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却又难以抵达那里。他仅仅是重复。于是，有了那条他跑出来的小径。

雪人的行动，是不是表达了远古以来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向往？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感动了。我甚至寻觅、考证过惟一可以证实他曾那样夜间奔跑（无论刮风下雪）的小径，却已被父辈和我们种植的林带、开垦的稻田所掩盖了。而且，连传说中的野兔的路也无从存在了，惟有连队羊群踏出的交岔的紊乱的小径。我察觉到，每逢初冬第一场大雪，农场的大人小孩都出门堆雪人，包括职工下田干活，渠堤，田头，都堆起一尊尊高大的雪人。甚至摘了帽子、围巾去装扮雪人。这几乎成了农场的风俗。

牲

口圈里的两头毛驴趁着涛整理辔头的空档，撒开蹄子奔向田野。我撵了一程，只剩下一路的沙尘，毛驴早没影儿了。

我一头汗走回来。涛候在毛驴车旁嘿嘿傻笑。我说你使唤的毛驴跑了你怎地不急。他仍笑，说：还挡得住，都在发情的季节。

我说没了毛驴，上午咋运土坯。他说不是有你吧，毛驴一年骚情这么一回，让它们痛快一阵，晚上它们自动回来了，我再教训它们。

我等待着他主动提出他驾辕。可是，他说我赶惯了毛驴车，你驾辕，我在后边推。我说

我俩两车轮换一次。

他说随便。我就拉起毛驴车前往连队的土坯场。其实，小车很轻盈，车胎又打足了气，不过，码起了一车斗的土坯，我的身子就转换成前倾的样子。我肩头套着皮套，皮套的另一端连着车轴，我两手牢牢把握着车辕。车缓慢地移动了。

我憋着劲儿，埋头拉，我喊加油。我转头发现涛并没有在车后边助推，而是拿着杆鞭子。我说：你这是干啥？

他甩了个响鞭，带有威胁性质，他喊：驾！驾！

我见识过他赶毛驴车上坡，本来他坐在辕板上，他跳下来，无非减轻份量，他连甩三个响鞭，吼着“驾！驾！驾！”。毛驴一冲一冲地拉着车上了坡。现在，鞭子落在我的背上，不容我愤怒，我惊奇地察觉我的脸颊两侧晃动着什么，——那是垂下来的驴耳。而且，我的嘴已向前突出，我的眼皮底下一副丑陋的驴嘴，仿佛鼓了一嘴的气。

不过，我的神志十分清楚。我一松开车辕，脱出肩头的皮套，愤愤地说：你当我是什么啦？！我可不是任你摆布的毛驴。

涛收起了鞭子，眼睛睁得奇圆，好似驴眼。我做出厮斗的驾势，我说：你想怎样，你赶惯了毛驴，不要以为驾了辕就是毛驴！

涛揉揉眼，堆起一脸的笑，说对不起，我眼里只有毛驴，有眼不识泰山。

我唾了他一口唾沫，我说：睁大你的驴眼。涛显然不是我的对手。他哀求道：我驾辕我驾辕，这些年，我一直赶毛驴车，赶出毛病来了。

我接过鞭子。我发现他抬起车辕，脚步一个打滑（大概用虚了劲儿），简直像毛驴撩了一个嘎子。我忍禁不住笑了。我摆出赶车的驾势，我说：好生拉。

看不出，精瘦精瘦的他竟有一股驴劲。车轱辘轻快地转开了。我模仿他的样子，甩了两

个响鞭，却似鞭炮受潮了，响得没那么清脆，可是，我很快获得了涛的感觉。我不断地甩响鞭，进步显著。鞭响之间，我乐得笑个不停，因为，涛的头部——那头发竟然鬃毛一般，而且，两个耳朵蓬勃地生长起来，支楞着，炫耀的样子，那是内力十足的标志。

我来劲儿了。我的鞭技同时达到了他的境界。毛驴车一股旋风一样进入了连队造屋土地。似乎我们打了胜仗凯旋。脚手架上，草泥坑里，上上下下的职工都弃手中的活儿，朝我们吆喝。我只听得一句，说是奇罗，驴赶驴。

我丢掉了鞭子，连忙追随着涛，他反应到底灵敏，弃了车辕，径直往土地外边跑。我俩一前一后，奔向辽阔的田野，像我一清早追赶的两头毛驴，而且，我们的背后，一路扬起了沙尘。

浩

居住在小巷深处。巷子很狭窄，两人相对而过，还得稍稍侧转身子。而且，铺得石板表面光滑如镜。浩腋下夹着个皮包，皮鞋踏得石板“格噠格噠”响。他看见前边一个老太婆慢腾腾挪着脚步，他内心涌起一股冲动。似乎老太婆是他前进道路的绊脚石。他甚至蔑视她。

他相跟了片刻。老太婆似乎没察觉背后的他，而且，走在路中央。他干咳了一声，没等老太婆反应过来，他已侧着身闯过她右傍，将个老太婆带动得犹如陀螺一般打了个转。他说对不起，我有急事。他心里却狠狠地咒骂一句。

老太婆没站稳，一下撞着墙壁，身体又顺着墙壁滑落在地上，着实跌了一跤，说：小青年，风风火火作啥？

浩一股火气到达了脑门，说：死老太婆，不识相，档了道别人不走啦？

老太婆说：你也会老吧？

浩说：我老了就不会像你这样。

浩脚步不停，隐隐约约听得老太婆的数叨。他一走出小巷，心里豁然开阔。其实，他也没火急火燎的事情，只是，他养成了习惯，一出门，他的两条腿仿佛自作主张地快起来，何况，他看见人们慢悠悠散步，就不禁厌恶的反感。

很快，他拜访了一家客户，他习惯性地将这笔生意换算成实实在在的货币数量。他没有久留，说：你们忙，我不打扰了。他走出来，步子又快起来，可走过两条街，他脑子里打了个疑问：现在我去哪儿？

好像暂时失却了追踪目标，可是，他的脚步仍然停不下来，绕着一个花坛兜起转了。于是，他走进了公园。他超过一对或一队的男男女女。他惶惑了，他望见了公园的尽头，那是一道水泥花栏和灌木交织起来的围墙。他自语：我到这里做什么？

他环视周围的环境，幽雅而又清静，陡然，一阵疲乏云烟一般升起来，他择了一个草坪旁的条椅，坐下来，他望着绿茸茸的草坪，他便想躺一会。

柔软而又茂密的草托着他，很是惬意。望着湛蓝的天空，好像沉浸在明净的泉池里。他吸着青草的气息，他渐渐入睡。他醒来，太阳已经西斜，他腾地立起，发现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

他警惕地四下里望望。谁趁我睡着这功夫换走了我的皮鞋。不过，布鞋崭新，又合脚，走两步，觉得很舒服。他常见老人穿这种过时的布鞋。他想谁跟我开了个玩笑，管他呢。

他想着该回家了。不过，没走出多远，他觉得鞋子沉重起来，好像脚踝绑了沙袋，跨起步子很是吃力，又像鞋底抹了胶水，粘着他。他蹲下，看见鞋底并无异物。一双平平常常的布鞋。

只是，他试着脱鞋，却怎地脱不下来，似